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3874923

10位ISBN编号：754387492X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湖南人民

作者：西西东东

页数：25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艳杀天下(上)>>

前言

银白色的闪电劈裂夜空，轰然一声惊雷之后，淅沥的细雨骤然变作倾盆大雨，浇打在白淑殿前冒雨盛开的蔷薇花上，落了一地残红。

“阿倾……阿倾你还记得我都与你说过些什么吗？”

床榻上，女子呼吸微弱，声音沙哑，原本秀丽的脸上病态尽显，只有左眼角的一颗泪痣红得耀眼，像是要倾尽全力释放它毕生的风华。

她一手拉住榻边孩子的手，眼皮无力地抬起，却是竭力凝视着那孩子，似要将她看入眼里刻入心底。

十一岁的晏倾君身姿娇小，面色苍白眼神茫然，此时连连点头，随即眼泪滚珠般爬了满脸：“娘，我记得，都记得！”

“不……”女子深叹了口气，失望道：“你现在就没记住……” “娘，是阿倾不对！”

娘说过，这世上没有人值得我哭。

我不哭，不哭！

晏倾君迅速用袖子擦去眼泪，睁大双眼不让眼泪继续流下来，哽声道：“娘，您看阿倾没哭了，您别生气，您别丢下阿倾一个人！”

女子缓缓合目，微微叹息道：“阿倾，你看娘病了，病得无可救药……” “娘，娘……阿倾求求您，别丢下我一个……”晏倾君的眼泪还是无法抑制地流下来，无助地拉着女子的手臂恳求道。

女子微笑着，抬起不停颤抖的手，一点点靠近晏倾君的小脸。

晏倾君见她吃力，忙把身子倾了倾，抬手想要握住她的手。

啪——女子手上猛地用力，一个耳光甩在晏倾君脸上。

“我与你说过什么？”

那一巴掌几乎用尽女子全身的力气，她整个人跌在榻上，大口喘着气，这一句话问带着几许凄厉。

晏倾君本欲扶住女子的手忽然僵住，原本蓄在眼里的泪水也在瞬间收敛，红着侧脸，呆愣在原地，嘴角缓缓绽出一抹苍凉的笑意。

今天，三月初三，她十一岁的生辰。

眼前这女子，是她的母亲，自她出生便伴在她身边十一年。

十一年来，她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“倾君公主”，她是东昭王御笔亲封“一笑倾君”的倾君公主，她更是这宫里人人讨好巴结深畏于心的倾君公主，无人敢欺也无人能欺。

因为她有这样一个好母亲，教她如何察言观色，如何审时度势，如何取舍得当。

从小到大，母亲教她的东西数之不尽，她反反复复对她说的话，却永远只有那么几句。

她说，阿倾，这宫里，宫墙再深，深不过人心，永远不要轻信他人，娘也不例外。

她说，阿倾，富贵荣华人人趋之若鹜，大权在握让人不惜代价不择手段，你要敌过众人，必须比他们更加心狠手辣！

她说，阿倾，所谓情爱痴缠天长地久白头偕老，不过是富贵在左、大权在右时填补空虚的奢侈品罢了，眸中含情的男子最不可信。

她还说，阿倾，你唯有靠自己攀上权势顶峰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，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！

她不遗余力地教她如何在皇宫里更好地生存，甚至到了如今，她那一个耳光，也是因为她方才“求”她了，她从来都教她，求人不如求己。

晏倾君看着奄奄一息也不忘“教”她的娘，嘴角的笑容越发肆意，刚刚才敛住的眼泪却泛滥地流下来。

她倏然站起身，猛地扯去床榻上的帷幔，推倒榻边的花瓶、白淑殿内的桌椅茶具…… “你骗我！骗了我十一年！”

晏倾君清亮的声音哭嚷着，身形移动，疯了般砸掉殿内所有能砸的东西：“说什么只有手握大权才能翻手云覆手雨使人生置人死，说什么只有在权势顶峰才能安享富贵幸福恣意地活着！”

如今谁都不敢动你，你呢？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不是一样会死？

你算人心算权谋有本事你算天意！

有本事你别死！

” 女子无力地躺在榻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双唇抖动，却未吐出一句话来，只是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晏倾君，眸子里波涛汹涌，泪水滑落浸入枕巾。

“ 你不是我娘！

” 晏倾君的双手不知何时染了血，伸手擦去眼泪时蹭在脸上，蹭过眼角那与女子眼角一无二致的泪痣，刺眼的猩红。

她站在床榻不远处，转过身，不再看女子一眼，冷声道：“我娘不会如此狼狈如此无用！

我娘不会轻易放弃轻易言死！

你若就此死了，就再也不是我晏倾君的母亲！

” 语罢，她固执地睁大双眼，不让眼泪再次流下来，固执地仰首，倨傲地向殿门外走去。

雷鸣电闪，雨势渐大，在殿内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晏倾君正要打开殿门，雨声中突然传来一声尖细的传唤：“皇上驾到！

” 银白色的闪电乍然将白淑殿照得雪亮，一片死寂后，只有匆忙仓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内容概要

艳冠后宫的挽月夫人病逝，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跌落云间，一笑倾君的傲人封号从此是笑资

.....

敛锋芒、避世故，换来了黄泉路上由死向生的爱恨纠缠，唤出了一笑倾君的倾国之怨。

“ 父皇，今后儿臣无法常侍左右，父皇一定要保重身体。

您一定要好好活着！

活着看我回来！

我——会回来的！

”

更名、改姓、隐市，谋划于五国深宫，步步为营、虚与委蛇.....

然，“背叛”两字却在那个眸中深埋悲凉的男子身上消了声隐了迹。

她出口的声音里带着轻柔的魅惑：“倾你一国，换我一命，如何？”

”

他轻笑道：“这世上还会有第二个晏倾君，却只有一只‘母狐狸’。

”

终是为了红颜倾了天下.....

笑暖影凉执剑天下俯首，繁花落尽葬毙浮生荣华。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作者简介

西西东东，生于鱼米之乡。

懒散又爱做梦的宅女一枚。

晋江新生代古言当家花旦！

《花火》火辣连载热推作者之一！

曾著有热销小说《斩情丝》、《逃天》、《吾欲成魔》……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书籍目录

楔子

第一章：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

第二章：定不负君

第三章：倾君公主死于和亲

第四章：借尸还魂不如将计就计

第五章：冒牌与冒牌的情深意重

第六章：半路杀出的贴身侍女

第七章：最难消受帝王爱

第八章：惊遇“前世”梦里人

第九章：山雨欲来风满楼

第十章：皇室秘辛

第十一章：谁才是赢家

第十二章：大嫁归国

第十三章：再次遇害

第十四章：真假倾君

第十五章：毁容

第十六章：太子哥哥

第十七章：威胁

第十八章：活命的筹码

第十九章：三月毒发

<<艳杀天下(上)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背叛是皇家的传世良方 在我人生最美丽的华年，我始终不明白，为何他们要依着母亲所预料的步调分毫不差地走过我的生命。

五彩琉璃光彩渐失，眼角的泪痣艳甚血滴，我的父皇，我的兄长，我的意中人，选择了同样一种方式离我远去——背叛。

——晏倾君 昭明十八年，春。

细雨连绵，淅淅沥沥地下了接近半个月。

夜浓，白淑殿前的大簇蔷薇花仍旧如火云般绽放，细雨繁花中，伫立着白衣衫的女子。

晏倾君手里端着一只透白的玉瓷酒壶，双手微动，凛冽的醇香随着倒在花间的甘酿充溢在空气中。

雨夜里东昭国的皇宫，本该是静谧安然，此刻却突然响起了轰雷。

雨势渐大，酒香不散。

晏倾君嘴角浮起一抹淡笑，又是三月初三，又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。

每年的三月初三，她都会在母亲最爱的蔷薇花丛里洒上一壶她同样最爱的蔷薇酿，今年，看来又要被雨水冲走了呢。

四年前母亲丢了性命，也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在这宫里。

“阿倾……” 晏倾君拿着酒壶，正要转身入殿，雨夜里突然传来一声轻唤。

她眨了眨眼，看清雨幕里的来人，悠然一笑：“子轩，居然这个时候入宫？”

” 站在她身前的男子白色的长袍上绣了精致的兰花，因雨水浸染而湿透，黑发贴在素白的脸上，更显得面部棱角分明。

“知道你逢春雷便睡不好觉，刚好从白子洲回来，便过来看看你。”

” 奕子轩声音有些沙哑，注视着晏倾君，墨黑的瞳仁眼波流转，尽管面色憔悴，却掩不住再见到她的喜色。

晏倾君低首浅笑，拉住他的手臂，快步走到屋檐下，睨他一眼，佯作责怪道：“明日一早随太子哥哥入宫不也一样吗？”

如此趁夜偷偷入宫，若是被人发现，可是连累了我的名节……” 说着，她伸手推殿门，却是被奕子轩阻住。

双手被他握在掌心，春夜里阴寒的雨水好似带了温度。

“怎吗？”

” 晏倾君略略扬眉。

笑意在奕子轩脸上一闪而过。

他放开一只手，从衣襟间抽出一条帕子，细细地为晏倾君擦去面上的雨水，柔声道：“随我出去走走。”

” 声音虽是轻柔，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，拉着晏倾君便往外走。

“在下雨呢……” 晏倾君小声道。

“一会儿便停了。”

” 晏倾君笑了笑，服顺地跟在后面，尽量放轻了脚步。

东昭皇宫，夜闯入内私会公主，还怕被人撞见地带她去殿外，也只有他奕家大公子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能耐了。

大雨也真如奕子轩所说，下了少顷便停得干干净净，突来的雨使得宫内的侍卫退守暗处，此刻还没来得及归守原位。

宫内禁卫军的分布和当值安排本来就是奕家管理，晏倾君不担心他们会被发现，即便是发现了，有点心思的人见到奕子轩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

只是，奕子轩一路无语，面上倦色难掩，她从中看到隐隐的冷然，心中有了猜测，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么早就回了，是不是白子洲一行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” 白子洲是东昭国东南面的一处海岛，已经荒废二十余年，大约半个月前，太子晏珣与她说父皇

<<艳杀天下(上)>>

下令，由奕家主持，重建白子洲。

一来开采白子洲上的稀有资源，二来那海岛重修之后，还能容数千人居住。

她本来以为奕子轩一去，肯定要耗费数月时间，没料到才半个月就回了。

“白子洲的事我交给奕承了。”

奕子轩沉声回答。

奕承是奕子轩的弟弟。

晏倾君本想多问问白子洲的事，奕子轩却回头，突然道：“子时早过，现在是三月初三了。”

晏倾君一怔，三月初三，是母亲的忌日，也是她的生辰……“阿倾，你十五岁了。”

奕子轩拉着晏倾君的手紧了紧，将她的五指握在掌心，说话间，尾音带着微不可闻的叹息。

十五岁，母亲过世四年。

晏倾君微笑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四年来她的改变是因为所受的打击太大。

奕子轩，是想劝她忘掉过往？

“子轩，我半个月前就和太子哥哥说好，明日他带我出宫玩一圈，当是我十五岁生辰的礼物。”

现下你回来了更好，我们三个许久没在一起好好叙一叙了，他说旭湖上又开了家汝坊，那里的歌女唱歌，很好听呢。

晏倾君抬首欢笑道。

“可明日……”“我知道，贡月国来使，太子哥哥肯定没法和我出去了，你也不得空吧？”

晏倾君想了想，道：“那明日晚宴后可好？”

你们到我白淑殿来？

奕子轩面上的表情明显地僵了僵，没有答话，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。

“阿倾，挽月夫人……”奕子轩迟疑地开口，声音轻细，最后几个字竟是被夜风吹得微不可闻。

晏倾君蹙眉，挽月夫人，说的是她过世的母亲。

“她……什吗？”

我没听清。

“她若知晓我半夜带着你到处乱闯，定会责怪。”

奕子轩回头一笑，眸子里的光似暖阳一般，他伸手蹭了蹭晏倾君有些发红的脸颊：“是我疏忽了，天气阴冷，你刚刚还淋了雨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晏倾君微笑颌首，不由得想到母亲曾经教过的话，那些权争，那些势斗，那些“生存法则”。那些，四年前开始她便不想再信了，如今她不争不抢，同样活得恣意，同样觉得幸福，为何要去费尽心机地斗？

恰好二人到了门口，奕子轩从腰间取下一串璀璨的琉璃珠，递到晏倾君眼前，笑得温煦。

晏倾君怔了怔，看清那串琉璃珠后，诧异道：“你……”“阿倾，生辰快乐。”

奕子轩的声音温柔得像是溢出水流，将琉璃珠又递近了几分。

五彩琉璃珠，五颗琉璃晶莹剔透，色彩各异，无日无月却散发着幽幽荧光，墨黑的绳结尾端各挂了一颗，颗颗依偎串串相连，外表看就不凡，所代表的意义同样不凡——这是奕家祖传之物，除却嫡长子，便只有当家主母方可佩戴。

“阿倾，你十五岁了。”

奕子轩的一声叹息，仿佛又响在耳边。

十五岁，是及笄之年，婚嫁之岁。

这次她才真正明白那话中的意思。

“公主，这额间的……要洗去吗？”

茹鸳看了一眼又怔在铜镜前微笑的晏倾君，掩嘴轻笑着问道。

晏倾君回过神来，看入镜中，伸手触了触额间浑圆的朱砂，还有些酸痛。

几天前她与太子哥哥打闹，不小心伤了额头，昨夜奕子轩送她回来，刚刚点灯就被他瞧见了，笑着替她点了颗朱砂，说是遮丑。

“奴婢看是不用了吧？”

昨日的青紫被遮得干干净净呢，若是洗去了，待会倾云公主定会特意取笑一番，而且啊，这可是那个

<<艳杀天下(上)>>

谁谁谁……亲自点上去的！

”茹鸳一眼瞧出晏倾君今日心情大好，又见四下无外人，一时忍不住逗趣了一番。

晏倾君斜睨她一眼，道：“就你嘴贫，出去出去，这妆我自己来上。

”“待会晚宴上太子和奕公子都会到呢，奴婢可不敢偷懒。

”茹鸳动作轻快地拿出各种脂粉，嘴角的笑意藏不住。

虽说陛下已经许久未曾留意到公主，连生辰都有意忽略，可她主仆二人仍是在这皇宫里完好地生存了下来。

转眼公主及笄，她一早看到那串琉璃珠便明白，公主要嫁了，嫁的还是东昭国内声名最为显赫的奕家公子！

“公主，依奴婢看，今夜的晚宴之后，倾云公主嫁出去了，接着肯定就是您了！

”茹鸳一边替晏倾君绾发，一边笑嘻嘻道。

晏倾君瞥了一眼桌上的琉璃珠，笑道：“今日的晚宴，贡月国的来使替国主选后，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倾云？

”“太子殿下说的啊！

上次太子殿下不是和您说皇上与贡月国国主，定下的皇后人选是倾云公主吗？

奴婢全听见了。

”茹鸳在晏倾君发间插了一支簪子，面上神采飞扬。

晏倾君低笑，不语。

“反正倾听公主已经许了余家长子，倾云公主和亲，最多半月便嫁了，接下来就该公主您了！

您看，这五彩琉璃珠奕公子都给公主了，事情还能有变数不成？

”茹鸳娇俏地挑眉，扫了一眼即便是在屋内仍旧熠熠生辉的五彩琉璃珠。

“世事无常。

”晏倾君笑着拍了拍茹鸳的脑袋。

茹鸳躲了过去，打开手边的脂粉盒，嬉笑道：“什么世事，到了奕公子那里，都是小事一桩了！奕公子一向待公主好，您看，这脂粉都是他去白子洲前特地送来的呢。

”茹鸳说着，打开盒盖，笑着替晏倾君扑了薄薄一层粉：“即便是有什么无常啊，奕公子也定然会悉数解决掉的。

”茹鸳笑得眯了眼，细细看着晏倾君。

其实，公主即便是不妆点打扮也是漂亮的，尽管这些年她的锐气折损许多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却多了一种内敛的美。

十年，她看着公主一点一滴地变化，长大，及笄，以后也会看着她嫁人，看着她出皇宫。

“啊，奴婢差点忘了！

”茹鸳放下手里的粉盒，转身从梳妆盒内拿出一张纸笺，递给晏倾君：“今日公主歇息的时候，奴婢在窗台边捡到的，应该……是奕公子掉下的吧？

”纸笺是合上的，还带着淡淡的兰花香，晏倾君扬了扬眉头，翻开来，隽秀而大气有力的几个字映入眼帘。

“倾八千城池，携万里云锦，独愿与君好。

”茹鸳一眼瞅见，捂着嘴偷笑。

与“君”好，说的不正是她家公主吗？

这奕公子，果真内敛，表白的方式都与众不同……她正要多打趣几句，蓦地瞥见铜镜中晏倾君刚刚还红润的脸，苍白如纸。

宫灯通明，灿若星辰。

三月初三，贡月国来使求婚，意在为贡月国国主求得贤后。

贡月与东昭之间虽说有祁国与商洛两国相隔，却是数代交好，纷争甚少，和亲之后，两国必定更加亲厚。

如今东昭国国主晏玺膝下有七子五女，比起其他四国，可说是枝繁叶茂。

五位公主中晏倾君排行第三，刚到及笄之年，上头有倾听、倾云两位公主，皆是二八年华。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茹鸳低眉敛目，合礼地替晏倾君倒上一杯酒水，放下酒壶，静然跪坐在一边。跪坐回原位时她稍稍抬眼，看了看晏倾君右侧的倾听、倾云两位公主，一位身穿素白绣银丝曳地长裙，一位着明紫绣暗花束腰纱裙，头上金步摇，腰挂和田玉，只一眼便贵气非凡。再看自家公主，再简单不过的淡黄色裙衫，连簪子都是银质的，最出挑的不过隐起的水袖。

茹鸳暗暗地叹口气。

倾君倾君，能得“倾君”二字，岂会是普通公主？当年挽月夫人圣宠正浓，倾君公主何尝不是名扬天下？宫中谁人敢欺？

可如今：“一笑倾君”的倾君公主，仿佛明珠蒙尘，收敛了所有光芒。

当然，现在的公主，才更像普通人，她更加喜欢。

“茹鸳，我去与太子哥哥说几句话，你看好带来的东西。”

晏倾君突然回头，微微笑道。

茹鸳忙颌首应允，顺势扶晏倾君起身。

宫灯摇曳，百官齐至，矮长的雕花木桌左右相对，只留出中间一条丝毯铺出的大道和正前方的一块空地。

晏珣身着月白色长衫，丰神俊朗，举着酒杯笑意连连地与身旁几人说着什么，一见晏倾君缓步过去，对着她眨眨眼，举杯对着旁人道：“晏珣先行离开一会，各位继续继续。”

说着喝下酒，出了人群迎着晏倾君而去。

温文有礼，从不自持身份而过分倨傲，言谈之间却自然流露出王者之气，让人不敢轻视；处事有分有寸，圆滑老到，比起其他几位皇子，甚得民心。

在旁人看来，太子晏珣，几乎毫无缺点。

晏倾君垂下眼帘，不再多想。

晏珣刚好到她身前，笑道：“倾君找我，何事？”

晏倾君见他笑得欢愉，也笑道：“太子哥哥，不知子轩可有时间对你说起，今日晚宴后，去我白淑殿一聚？”

晏珣显然是未曾听奕子轩提起过，怔了怔便笑答道：“好。”

“嗯。”

晏倾君点头，沉默片刻，见晏珣并未多话，笑道：“那我先回去，记得宴后白淑殿见。”

“……”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编辑推荐

昭明十四年，享尽荣宠十数年的挽月夫人因病过世，随之，从小被捧在掌心、宠上云端的倾君公主一夜之间跌落泥中，再无人问津。

常人所理解的“爱屋及乌”，挽月夫人在世时被晏玺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可四年前的一场大雨，将所有的缠绵缱绻洗刷得干干净净。

无论是香消玉殒的挽月夫人，还是与夫人有着相似容颜的倾君公主，突然成为那位传闻中“专情”的国主的禁忌，连二人的名讳都无人敢再轻易提及。

曾经骄傲如孔雀的倾君公主渐渐地淡出宫人的视线，直到今夜，突如其来的一支挽月舞，让人恍惚以为时光倒流回十五年前，又看到当年盛世荣光下一舞倾君的挽月夫人。

<<艳杀天下（上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